

我来自志愿军战俘营

英国老兵纽豪斯的“朝鲜故事”



■ 纽豪斯在“战俘奥运会”上担任比赛解说员



■ 纽豪斯参与设计的战俘奥运会会徽



■ 战俘运动会的英文标语是“运动会是通向和平之路”



■ 志愿军为战俘发服装



■ 英美战俘用餐

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俘虏“联合国军”官兵超过1.3万人，在志愿军优待和感化下，许多被俘官兵思想都发生巨大转变，英国老兵乔治·纽豪斯便是其中之一。

被迫二次应征

纽豪斯生于1922年，那个时候，英国贫苦孩子14岁就要工作，时值西方经济危机，为了不饿肚子，许多未满18岁入伍年龄的男孩也谎报年龄参军，1937年4月，15岁的纽豪斯成了英国陆军格罗斯特郡团的“少年兵”，不仅进行军事训练，还接受军乐队训练。1940-1942年，他成为该团2营的军乐队鼓手。1942年12月，纽豪斯被派往英属印度，从事战地卫生，后在缅甸与日军作战。1946年，纽豪斯回国，先在步兵学校任职，后负责英国陆军财务队下属的医疗检查室。1949年11月，已结婚生子的纽豪斯退役，成为地毯公司员工，过上平民生活。

可好景不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拼凑“联合国军”介入，为满足美国要求，已在二战打光了国库的英国被迫出兵，刚退役的纽豪斯也接到政府的征召令，编入29旅格罗斯特郡团1营1连。纽豪斯早就厌倦战争，可除了从命，别无他法，要是拒绝，便会被政府投入监狱。

从临津江到鸭绿江

1950年10月，纽豪斯和战友

乘坐“帝国疾风”号轮船从南安普敦进发，从釜山登上朝鲜半岛。他所在的格罗斯特郡团1营又称“格罗斯特营”，是有150多年历史的英军单位，殖民战争中因打垮优势敌军围攻受到国王褒奖，全营获得“皇家陆军”字样的帽徽，于是该营官兵军帽上除了本营帽徽，还有国王御赐的帽徽，因此被称为“皇家双徽营”。虽然该营战绩赫赫，却在朝鲜遭遇灭顶之灾。1951年4月22日夜，志愿军发起临津江战役，纽豪斯所在的1连首先在卡斯尔山被粉碎，残部撤至格罗斯特营部所在的235高地，但全营已无法突出重围，经三天鏖战，到25日中午，格罗斯特营被全歼，营长卡恩中校以下600名官兵被俘，纽豪斯本人也当了俘虏。

被俘后，纽豪斯等人被押到中朝边境，安顿在鸭绿江附近的碧潼战俘营。对于战俘营的日子，有过二战经历的纽豪斯已做好“心理准备”，但实际情况却与他之前想象大相径庭。与传统岗哨林立、电网圈禁的战俘营不同，这里连铁丝网都没有，而且志愿军管理干部不打不骂，还优待俘虏，受伤者也得到及时医治。纽豪斯记得很清楚，志愿军给他们安排好住处，还对其衣物进行煮

烫消毒，除去身上的虱子，生活上也按照志愿军战士的供给标准，确保一日三餐主副食品和生活用品，同时还尽可能保证营养。“但那时我心里仍然打鼓，中国人会不会先把我们养好，再移交给苏联人，去西伯利亚挖矿？”

亲历“战俘奥运会”

这些离奇的想法，随着战俘生活的真实体验而烟消云散。为了丰富战俘的精神生活，志愿军干部帮助成立“战俘营文艺工作队”，进行歌舞、戏曲、魔术等文艺节目表演、设立电影队播放电影、开设图书阅览室提供外文书籍等，特别是还成功举办史上唯一的“战俘奥运会”，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1952年秋，为缓解战俘的焦躁情绪，碧潼战俘营“运动娱乐委员会”经中方同意，决定在寒冬到来前举办一次运动会。11月15日，运动会顺利开幕，共历时12天，比赛项目包括田径、球类、体操、拳击、摔跤、拔河等27项，来自14个国家的500多名战俘（共计1254人次）报名参赛。开赛前，主办方组织了向战争中阵亡者三鞠躬的默哀仪式，随后全体与会者齐声高呼“反对战争，

保卫和平”“和平万岁，友谊万岁”等口号。运动会上，纽豪斯本人不仅身着志愿军军服，担任赛事现场解说员，还报名参加1500米竞走、足球等三个比赛项目。在1500米竞走中，纽豪斯一路保持第二，不过在最后冲刺阶段被两人反超，未能挤进前三，不过在足球赛中，他发挥出色，为本队夺得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未了的心愿

纽豪斯在碧潼战俘营住了32个月，直到1953年6月才返回英国。在此期间，纽豪斯看到的不是二战期间日本对待战俘的种种虐待，而是志愿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哪怕在缺衣少食的艰苦条件下依然尽力保证战俘日常生活，到了冬天还发放棉衣棉裤。此外，志愿军还尊重战俘个人信仰，允许他们进行宗教活动，甚至还允许战俘与家人通信。与此同时，志愿军也通过组织读书读报、收听广播、聊天谈心等方式，对战俘进行思想改造，帮助其认清战争性质，反省英美列强的侵略罪行，让本就对这场战争不甚认可的纽豪斯内心受到极大触动，进一步

坚定和平信念。据说，回国后纽豪斯还当上上院议员，一直都对中国十分友好，他还常年担任朝鲜战争格罗斯特老兵联合会秘书，推动昔日各参战国老兵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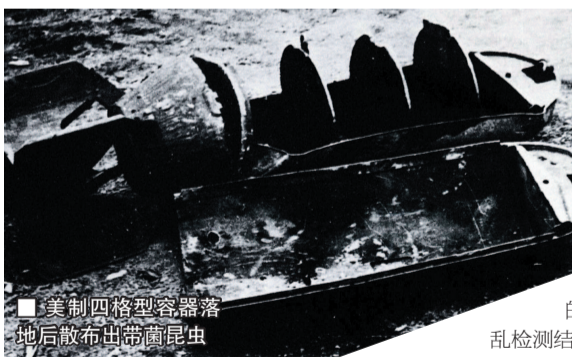
2008年11月，纽豪斯去世，享年86岁。就在去世前7个月，他来到三八线的非军事区，这是战后纽豪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返旧战场。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孙女妮妮刚获得韩国延世大学奖学金，他和家人都与这片土地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这里发生很大变化，当年我在此作战时，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的孙女会在这里读大学。”同时，他还非常关心朝鲜半岛局势，表示“拿起枪诉诸战争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愿朝鲜半岛不再有战争”。梁君 孙文静



美军把细菌撒向朝鲜的那一刻



■ 美军俘虏奎恩(右)向ISC讲述投掷细菌弹过程



■ 美制四格型容器落地后散布出带菌昆虫



■ 志愿军防疫队为朝鲜百姓接种疫苗

联合国曾出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美国却不肯加入。在昔日的朝鲜战场上，面对中朝军民顽强抵抗，美军悍然发动细菌战，犯下累累罪行，可美国政府至今“死不认账”，但历史不容篡改，恶行绝难掩盖。

和魔鬼交易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就注意到日本731部队组织细菌战研究，并于1943年成立细菌战研究基地，但与日本相比，其研究要远远落后。原因无他，日本已有近10年的研究基础，且通过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积累大量数据。日本战败后，美军与731部队主要战犯石井四郎接触，以“不送上战犯法庭”为交换，“全盘笑纳”日军细菌战资料，包括

8000张用细菌武器进行活人实验的显微载玻片，以及731部队经验总结。不仅如此，美军还将石井四郎聘为德里特里克堡的陆军生物研究顾问，并打着“在日医疗本部第406医学研究所”的幌子成立第406细菌部队，加紧细菌战研究。

无耻的行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扩建德里特里克堡生物战研究基地，并在阿肯色州新建研究设施。截至1951年底，美军已研制成功16种致命细菌武器。此外，美军还在日本设立特种学校，培养细菌战人员。

到1951年夏末，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无法取胜的侵略美军司令李奇微决定祭出“生

物脏弹”，并安排石井四郎入朝“指导”。1952年开始，中朝军人就不断发现美机一些“诡异”举动，常常投下“不会爆炸的炸弹”。

当年1月28日上午，一架美机飞越西部战线，投下不明物体，志愿军在雪地里发现大量昆虫，每平方米可达10只之多。2月11日，3架美机低空飞越342.20高地，投下直径约10厘米，长约20厘米的陶瓷圆柱形物体，驻守高地的朝鲜人民军赶到时，发现外壳包装已经破裂，周围爬满苍蝇、跳蚤、蚂蚁。朝鲜一二月份的气温低至-10℃，昆虫难以存活繁殖，这一现象十分反常。根据朝鲜陆军医疗总部调查发现，部分昆虫具有很强的耐低温性，其中有些此前未曾在朝鲜出现过。更奇怪

的是，果蝇的霍乱检测结果呈阳性，而该病已在朝鲜绝迹60年。

苍白的抵赖

1952年1月28日至3月31日，美军在朝鲜各地撒布细菌高达804次，媒介物除了昆虫，还包括带有病菌的食品和老鼠、兔子等活物，撒布范围也扩展到朝鲜北方7个道44个郡，导致朝鲜历史上绝迹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再次爆发，像安州一个600人的村庄中，有50人感染鼠疫，36人死亡。美军对“细菌弹”的威力心知肚明，事先给一线官兵接种疫苗，被志愿军擒获的多名美军俘虏身上都发现防疫注射证明，俘虏交待，他们接种的疫苗由于涉及“军事秘密”而未做登记。

当中朝控诉美军细菌战的恶行后，美国一面矢口否认，一面销毁罪

证。美国国防部销毁朝鲜战争期间的轰炸任务清单、鼠疫记录等常规文件，信函、报告等文件则列为最高机密，禁止查阅。德国国家电视台纪录片《朝鲜秘密人体实验》披露，1953年11月28日，在德里特里克堡工作十年的美国生物武器专家奥尔森表达退出意愿后坠楼身亡，官方称其是自杀，但其子坚称是“暗杀”。

在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下，除了中国和苏联派出联合专家团外，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细菌战调查国际科学委员会（ISC）等组织也前往朝鲜调查。众多人证物证及科学检验结果都表明，美军确实发动了细菌战。其中ISC公布长达60多页的调查报告，包括被俘美军飞行员、美军特务和医生的证词，以及照片、尸检报告、化验报告等。面对“凿凿铁证”，美国政府的任何抵赖都显得苍白无力。梁君 孙文静